

同州府續志

一  
函  
六  
冊

同州府續志卷十四

文徵續錄上

跋鄭威愍遺事

宋 熹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寇鄰援旣絕  
遂以身殉予讀褒贈制書及其家刻墓銘未嘗不三復流  
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策名委質以事人者  
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  
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  
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



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  
是故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錄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  
嚮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  
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

鄭威愍遺事後跋

宋  
張 栻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胸  
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  
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制而卒  
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懍然可貴哉先公使川陝

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旁蓋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沈德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同州重修廟學政蹟碑

明薛瑄

同州在漢唐爲左輔地當時出守往往多名卿今亦爲陝之大郡爲之守者吏部尤慎擇其人焉錢守茂律浙之臺州臨海人唐錢鏐十八代孫其爲人質貌魁碩性度寬和加之以學問之功而達於政理之先後及由貢士來知是州以爲治民莫先於崇道崇道必先於學校學校有大成至聖文宣王禮殿顏曾思孟及十哲實配饗其列東西廡

從祀皆宣聖徒及歷代名賢後卽學舍爲師弟子授業講習之所是乃道化所自出之源今茲廟學創始旣久敝而不飭不足以虔神考業且有當建而弗及者其於道化大懼有所壅底於是聚材鳩工先易大成殿鴟吻蓋瓦之缺損穿漏者修飾繪彩圻鏤之剝落圯壞者次及門廡神宇洎堂齋俱葺理之創作尊經閣以奉藏朝廷頒賜經籍諸書師生廨舍數百楹皆完舊益新悉皆整固數申嚴國家設奠講學禮儀教條舉行以時事神育才旣有其實於是推崇道以愛人者及於庶政謹祀典表孝義均賦役息爭

訟廣儲蓄立鄉學養老振窮厚俗便民之事無不率循國家憲章而行之如不及先是城中多曠土且街衢隘塞無以蕃生齒通有無阜財用雖曰州治殆不異村落之荒僻乃勸鄉民之多丁者析居城中親爲之正宅舍端閭巷且開東西南北四街以便出入往來教民爲市以貿易有無而薄其征稅由是居人稠密百貨流通厚生利用無不給足同之繁華殆甲於他州城內故水泉鹹苦不可以饗飧乃禱於城河西隙地鑿二井果有甘泉湧出人以爲誠意所感由是早夜汲運公私皆獲寒泉食之利州之四境皆



有武衛屯田事前時多與居民不相能則均施之以信愛  
遂皆交懽耕作出入無閒凡有所追集不輕發文帖但與  
里甲爲約俱不依期而至小民至庭則溫言告以供租効  
勞之義不戾嚴猛而征稅百事皆集至於戎伍清補必稽  
據定籍無無因而濫加者亦無匿情而倖免者人皆服其  
明焉州事旣治又推其政於五屬縣視事近九年庶務旣  
舉流道亦歸州縣耆老不約而會者幾千人旣言其政蹟  
與願畱之意於上官矣士民又欲刻石紀其事以垂永久  
於是州學訓導夏亨持其家世興學善政本末來求予文

予觀錢守旣爲鏐之遠孫鏐在唐能守忠順以討董昌功  
受王封有惠一方傳子元瓘至孫俶入朝趙宋眉山蘇氏  
嘗作表忠觀碑以發揚其世美至我天朝守之大父知建  
昌府父參政廣西皆能其官蓋其遠被忠順積慶之澤近  
服二父義方之訓故能力問學名薦書擢官是郡而綽有  
政蹟爲士民之所稱服如此是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於類  
之宮於同之中嚴嚴禮殿穆穆聖容孔徒實多爰有周宇  
孔教實尊亦列堂處厯載旣久雨風剝穿釋奠考業名存  
實愆卓哉錢守仕學家世來謁廟宮顧此缺斲乃土埏埴



乃木斧斤或煥而復或突而新神典士功崇道有序推以  
愛人修政有庶利在必興疵則亟去民物繁洽林林熙熙  
云胡乃爾當明盛時時愼官使守斯舉職有蹟則同歌示  
永極

鄭威愍公墓祠記

此篇應列名  
宦鄉賢議後

張佑

天地正氣之足以感發人心也甚矣哉古君子謀人家國  
必有處大事決大疑之識必有權勢不可屈之節至於官  
斯土守斯土義必與之共存亡此在並世而生者親目其  
事而識其巔末觀感而興不難頑者廉而懦者立也既事

往夫數千百載矣而數千百載之下言之且歛歛而流涕  
憑其墟得其遺蹟之所在皇皇焉亟亟焉競爲表章而如  
恐不及韓文公有言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  
何心若是者豈非浩然之正氣常充塞於天地之間而天  
理民彝之在人心者更有所以維持於不敝者哉宋靖康  
元年閏十一月金兵陷京城二年三月初二帝北去五月  
高宗立南京改其年爲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將婁室自河  
中趨陝西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鄭公諱驥扼河  
西岸不得渡乃由上流履冰過出韓城公拒險擊之師失

利婁室乘勝徑至同州州之官吏自通判以下皆遁去城陷公赴井死之公死而潼關卽失守永興軍亦繼沒陝西事遂不可爲矣公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諡威愍賜廟曰愍節其死也州之遺民出其尸葬城內東北隅厯元及明皆置洒掃戶而奉行不恪瓦礫之堆塚牛羊之芻牧且日甚一日廟祀已廢有諸生盧廉鋒名鶚蘭輯五名毓瑞病其穢惡之弗除不可以棲忠魂也糾好義之士若干人併力治之繚以周垣卽於墓所營建祠宇歲以清明日肅將祀事時嘉慶



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也考之史金人陷京師劫二帝北  
遷復委之而去也宋初許割者太原河間中山三鎮再許  
割者河東河北而已南北東西四京山東河南陝西尙皆  
宋有也高宗立荆榛之中李忠定爲宰相宗忠簡爲東京  
畱守忠定奏言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以慰都人之心巡  
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忠簡累表請還京師公亦特  
表言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以圖興復爲高宗者  
苟有卧薪嘗膽之志聽此三人急還京師急駐蹕長安當  
是時也兩河官吏尙能出力爲宋守遺民不願降金皆結

若自保日夜望官軍之至因而撫之據天下形勝之首以扼其吭下哀痛之詔以勵天下忠憤之氣安見祖宗之故地必終致淪沒父兄之仇之竟不能復也政和宣和當四方無虞之日用蔡京王黼童貫既釀成靖康之禍矣建炎之初此乾坤何等時也奈何又有黃潛善汪伯彥者倡避敵東南之議於忠定則力阻之於忠簡則笑以爲狂高宗愚闇昧於大計遂置公之表請於不報決幸揚州西北聲援鞭長莫及義士離心殘民失望金人由是窺高宗之不能有爲知其無足深忌由是長驅而南盡陷河東河北遂

陷陝西河南山東掃覆四京直犯江浙是中興之業之不  
克有成未有不還京師不駐蹕長安爲失策之尤甚者  
也觀公之知溧陽去逋賦籍經略熙河繕完六城提舉常  
平預糴米六十萬斛爲拓邊錄別錄河隴人物志蕃譜系  
諸書無不關邊防急要及高宗在揚州猶請自楚泗汴洛  
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其於天下事豈漫爲空言  
緩急不足爲恃任者蓋嘗歎天之禍宋使小人得志柄用  
者相繼無有已時蔡京王黼耿南仲蠹之於前黃潛善汪  
伯彥復煬之於後如忠定忠簡及公者必使之貶竄無甯



日必使之疽發背而殞必使之城破以俱死甚者則有奉  
表受冊稱臣納貢忘親事仇爲秦檜之殺岳忠武而後小  
人得以肆其毒而無所忌憚故公之能死不足見公之大  
何者封疆之臣守此死此雖中人可勉爲惟以其一言爲  
天下興亡之所係而蔽於權奸一無所試旣已無可奈何  
僅守此效死勿去之義以完其節此所以事往逮七百年  
革命者已二易姓有志之士每讀其書論其世不禁攘臂  
扼腕抑天椎心如親罹其凶害勿忍其荼毒也今之修復  
公墓而舉其祠祀也是固天地之正氣有不可遏抑而亦

人心理義之同然發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邦人士之同  
此心者其必能相與永永於無替可知也工旣訖爰書其  
事於麗牲之石又爲迎享送神辭三章俾歌以祀公其辭  
曰

魂悠悠兮毋依朝班浮雷蔽日兮虎豹當關魂飄飄兮毋  
歸玉山魑魅魍魎兮莫知神姦井水不波兮首邱此間千  
年化碧兮戰血成斑魂棲息兮毋常恫瘝手劍鋌兮腰弓  
彎白馬翰如兮朱旂色殷翩然至止兮且解愁顏

右迎神

臣力竭兮城亡與亡臣心不死兮日月爭光韓原迺邈兮

河流洋洋魂來往兮當年戰場長安形勝兮百二金湯吾  
謀不用兮此恨茫茫爲小朝廷兮天老地荒酌桂醕兮奠  
椒漿沙苑佳果兮鑣泉羔羊有此父老兮嘉薦馨香

右享

神

大理寺獄兮骨藏女眞蘭亭山後兮冬青不春問今誰

是兮趙氏遺民舊跡憑弔兮猶是酸辛過墓則式兮俯爾  
身過祠則下兮停爾輪天地正氣兮罔有不伸心之同然  
兮無間於人人聞風而起兮矗沒彝倫家有孝子兮國有

夏臣

右送神

同州重修州廨記

明

韓邦奇